



## 「書影迷城·書展30」(之二)

人們慣把香港稱作「文化沙漠」，然而，就在這樣一個城市，每年夏天，大家頂着熱浪湧入會展逛書展。香港書展屹立近30年，並發展到每年超過100萬的入場人數，其存在本身已經能夠說明很多問題。這書展給人的感覺呢，不是寧靜致遠的閱讀時光，不是想像中文藝今夕的閒庭信步，而是嘈雜的、熱辣的、接地氣的，旺丁又旺財。這與清雅書齋相去甚遠的煙火氣，讓人又愛又恨，卻嚴絲合縫地黏帖着這座成熟商業城市滾燙的皮膚——香港書展，就是不一樣的。

2019年，書展將邁入第30屆，我們想帶讀者回望書展的足跡，裡面有活動背後純熟專業的管理調控，有出版人走過黃金年代的壯志與期盼，有名作家在香港留下的身影，也有普通人和書展間說不盡的故事。

# 出版人陳萬雄

# 香港書展 見證出版黃金時代

香港書展邁入第30屆，對於參與其中的出版人來說意味着什麼？聯合出版集團前總裁陳萬雄上世紀80年代入行，回憶起早年的書展，他眼中有微光浮動。那是香港出版的上升期，也是本地出版人熱血澎湃的激情歲月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部分圖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



陳萬雄 攝影：尉瑋



而生的香港書

展，不僅吸引了大批市民入場，也引來台灣、內地、馬來西亞等的出版商前來參觀，就連世界出版大國之一日本，也曾常年組團參觀。「我記得當時，聯合出版集團專門搞歡迎會來宴請同行，日本團吃了兩三味就不見了一半人。你猜怎樣？是喝醉了，喝了茅台酒！」陳萬雄笑道。

香港成為新崛起的出版中心，香港書展則成為各地行家熱切交流切磋的平台，「書展也開始有國際化的感覺。當時內地和台灣都還沒有國際化的書展，香港書展可說走在了前面。」如果說早前的書展針對的是大眾的閱讀消費，這時的書展則對業界有了新的意義。

出版社和版權人來香港書展，都愛買什麼呢？陳萬雄說，一類是中文書。在80年代之前，他們關注的多是內地和台灣的出版物，而到80年代中，香港出版新冒起，「當時內地和台灣都開始開放，但各有禁忌，香港則沒有，於是很多話題書都在香港出。慢慢地，日本的學者、歐美的學者、圖書館、學校呀，都被吸引來採購。」另一類，則是國際性的版權交易。這個時候香港已經開始參與國際書展，出去買版權，很多出版社特別是教育出版社也會來香港採購。「香港教育市場大，而且它還可以做代理，比如買了書，還可以賣給台灣、內地，有一個版權中介的作用。」香港出版和外地出版接軌的緊密，與同業間蓬勃的交流，陳萬雄認為，香港書展應記一功。

### 大眾化定位有其道理

從第一屆開始，香港書展一直摸索自己的定位。香港到底是本土市場小、人口少，可以吸引各地業界人士來參觀交流，但要成為一個如法蘭克福書展般強有力的國際書展似乎力有不逮。於是反覆摸索間，香港書展最終找到自己的定位——服務大眾，有「文化節」色彩的書展。這一定位在陳萬雄看來，可算是適當、準確。

「80、90年代，是全世界出版、印刷蓬勃發展的時代，有很多書展可謂是世界矚目，比如法蘭克福書展、倫敦書展等。當時亞洲比較好的書展，應該是東京書展，但到2000年左右，已經喪失了它在亞洲的重要性了，更遑論世界排名。反而在中文出版世界，有三個書展逐漸跑出來。」香港書展主打推廣本土閱讀，也囊括許多外來圖書，比如英文書就佔了很大比例，特別在兒童書的板塊中。「我想世界的大出版社都挺重視香港書展，香港也有很多英文書的代理，英文書一直是書展的重要組成部分。」台北書展幾經跌宕起伏，摸索着走出自己的路，曾經在版權交易方面表現亮眼，現在則一邊吸引大眾參觀，一邊每年設定主題，展現某個特定國家的閱讀文化。90年代末期，內地的出版市場崛起，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在版權交易方面的重要性逐漸凸顯。「道理很簡單，

內地是最大的買家，全世界的出版社都將它視為未開拓的處女地，全世界都去北京買版權。」在如這群雄割據般的戰場中，香港書展一直保持穩定發展，側面也體現出其定位是適宜的。

香港書展的大眾化一直頗受爭議，有人戲稱其為「大賣場」，亦有人嘲諷其為「街坊式書展」。陳萬雄說，作為一個出版人，他對此持開放態度。「有人批評裡面不夠高級、不夠文化，我這樣看：一個書展不可能包羅萬有。香港其實絕對可以搞出另外不同特色的書展來，比如版本書展，精緻的、高層次的，我絕對支持。但是作為一個最普及的、面對市民的書展，不可能包羅萬象。我覺得現在的定位可以接受，不是一個純粹的書展，而是一系列的文化活動，也挺難得。我出版，也做書店，我們站在攤位那裡賣書知道得最清楚，來書展的人中，百分之八十是沒有去過書店的人，你看他買什麼書就知道。假如因為書展，吸引很多人來看書買書，推動閱讀風氣，這是功勞；如果一個人因為逛了書展，慢慢有去書店的習慣，這也是功勞。對於年輕的出版人來說，這也是個很集中的平台，讓大家可以去觀摩。」

陳萬雄說，對於有閱讀習慣、平時就時常買書的人來說，香港書展的確吸引不大；但是對於大眾社會、閱讀的普及來說，書展的功勞不能否認。

### 普及之餘要有提升

在普及推廣閱讀的層面，香港書展算是成功，但在此基礎上，是否能再作提升？陳萬雄說，作為書展顧問團隊中的一員，他多年來一直批評，書展應該有更強理念與深度。「我們做出版，一方面是普及，一方面也有責任去提升和開拓閱讀視野。」書展亦如此，可以深入策劃某些專題，來提升讀者視野。「例如，香港有很多東南亞的居民，是否可以針對這個少數族群去策劃專題？對閱讀口味和人群可以分得更細緻。又例如翻譯書，香港是很重要的翻譯陣地，在70、80年代影響兩岸，香港又是雙語閱讀的城市，其實大可以策劃主題，來介紹翻譯閱讀的情況。」他說，香港書展在大眾化方面做得不錯，但也太功利，想吸引更多，在開拓視野方面理念缺缺。

### 改變出版生態 有利有弊

香港書展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本地的出版生態，不少出版社「谷」在書展期間推出大量新書，陳萬雄則覺得這趨勢有利有弊。「以往出書是『五窮六絕』，書店5、6月份最難賣書，因為是考試季。於是出版社5、6月除了教輔類書外不出書。現在出版社則在5、6月最忙。好處是，新書擠在書展，曝光機會大；不好也是因為太集中，出版的節奏全部『谷』在那裡。不是本書都有話題，在書展中，最有話題的書最有優勢，其他書則很容易被湮沒。一本書可能話題性不強，但是內容好，值得關注，如果放在其他時間出版大家會留意，但在書展中反而容易被忽略。出版人應該有自己的宏觀的調動，不要一窩蜂趕在書展。」

### 雙語閱讀 香港最特別

「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閱讀城市。」陳萬雄說，「香港人真的是雙語閱讀，這在全世界都不大有。當然，每個國家總有外來的人熟悉另外的外語，看其他語言的書，但香港和這不一樣。香港人去書店，心目中沒有覺得一定要買中文書或英文書，哪本適合就買哪本，心中對中英文文沒有太強的隔閡和分界。這很特別。再有，香港有雙語閱讀能力的人從小就開始有了。」香港書展一開始主打中文書，反而是回歸後逐漸擴大了英文閱讀的攤位，特別在兒童書的展示上，英文書數量大增。「60、70年代，香港出版在中英文出版上是『楚河漢界』，中文書店和英文書店也是分開的。80年代開始，英文出版社開始會出中文書，反之亦然。而中文書店也會賣英文書，反之亦是。中英文書慢慢融在一起。這是80、90年代香港文化發生的很特別的變化，香港書展也體現了這一變化。」

## 書展雙城記

# 上海書展：探索國際大都市書展的另一種可能

香港書展珠玉在前，對誕生於2004年、「年輕」了15歲的上海書展而言，無疑是極具參考價值的模範樣本，可惜兩地情況各異，經驗無法照搬。如今，「後起之秀」獨闢蹊徑，亦探索出國際大都市書展的另一種可能。

上海書展主要策劃者之一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副總裁彭衛國曾在1999年、2017年兩赴香港書展，現場之井然有序、閱讀活動之精彩紛呈，令他深受觸動。他坦言，即便是現在，香港書展超過100萬人次的入場人數，上海亦只能望其項背，後者年均入場人次約為30萬。「不過，這並不是上海市民缺乏閱讀熱情，實在是為場地所限，」彭衛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解釋，香港書展

舉辦地香港會展中心，是現代化標準會展場館，用於書展的面積多達4萬平方米；反觀上海書展主場館上海展覽中心，卻因建成時間較早，並不符合當下國際會展通行標準，非但面積小、利用率還低，「去除走廊、樓梯等設施，實際用於書展的面積，僅剩1萬多平方米，較香港書展小了一倍有餘。」出於安全考慮，上海書展主場館的瞬間人流峰值不能超過3萬人，故此上海書展售票，不是出自商業目的，純粹是為了控制人流量使然。

由於市中心難覓更合意的主場館，自2016年起，上海書展開始尋求「外援」，於全市範圍內的圖書館、書店等地，廣鋪分會場。去年分會場數量已從最初的40家，躍

升至100家。上海市民甚至可在「家門口」就近逛展，不但購書享受主會場同等優惠，部分閱讀主題活動亦逐漸移師分會場舉辦。在主場館面積受限的不利條件下，令書展得以覆蓋到更多人群。

彭衛國對香港書展的國際化程度讚許有加，展會上國際出版商雲集，上海書展還無法匹敵。但近兩年，上海在國際化層面，卻也別具風格。國際文學周即是上海書展的「金字招牌」，迄今已成功邀得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、英國作家奈保爾、中國作家莫言、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等4位諾獎獲得者出席。

前後兩次赴香港書展，彭衛國感覺，相隔18年，香港書展上文創產品多出不少。近年

來文衍生品始終是出版界熱門話題，但上海書展上的文創產品數量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除了主場館面積本身即捉襟見肘，此間書展主辦方仍將主要焦點落於書籍本身，每年均在書籍選擇上動足腦筋。在彭衛國看來，如何引導閱讀，將好書推薦給讀者，同樣是書展的重要使命之一，這對主辦方自身的選書眼光，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例如，上海書展社科精品館通過參考排行榜、學術評論等各類數據，遴選出5,000至10,000種社科書籍作集中展示。去年書展又進一步設置國學館，主推優秀傳統文化經典讀物，「國學七堂課」等重磅活

動，均由業界大腕牽頭策劃。

「香港書展已有近30年歷史，我們上海整整晚了15年，」彭衛國說，滬港兩地出版界雖不時就書展話題探討，但並未形成機制，希望未來可進一步加強溝通，「以前我們主要向香港學習，隨着上海書展逐步邁向成熟，相信兩地業界交流的話題也會越來越多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韋蘭 上海報道

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副總裁彭衛國 攝影：章韋蘭

